

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四

懲惡門

姦惡

元惡

蔡久軒

卜元一係已行兇遇赦恩不償命之囚兇死逃歸稔惡愈甚已
略見于當職前判今據本州所申獄中情節及張士表等二百
一十七人所訴罪犯如殺人性命窩藏盜賊劫掠財物擄掠牛
羊姦占婦女燒毀人屋賊害人生理斫掘人墳墓前無官府上
無朝廷擅造兵器恃一溪之險聚集亡命此其包藏禍心意欲

何爲哉打死吳百五同打死姚四二搶趙寺永牌木奪婺州客
人布會強取楊千五樟板毀拆毛百七船隻劫取友三衣服停
着剗環人王曾一受銀杯衣服贓件斫鄭百四鄭百五桑樹割
王千一徐千一周百一麥豆下至蔗芋生理悉爲掃蕩強牽汪
五蔣百六鄭八四等耕牛強奪毛百七珍珠卜十八犛羊下至
鷄犬悉爲擄掠鑿掘邵四祖墓強斫邢奎墓木既斫曾宅增秫
又拆倒其享亭匿崔大家之女強姦踰月乃放占江八娘之婦
欺詐得賂乃還戲方千一之妻怒其夫作色則核其心蘇檢其
生麩以困之友徐三之妻怒其夫間阻則鋤其桑栽害其條桑

以苦之怒錢曾八不從。嘯聚而打，併其鍋釜，怒其曾乙等不從。聚集則扯拔其髮，層甚至蕩其家，私焚其屋室，怒守山吳姜孫不合走報，則駭卜烏兒等五十餘人，持叉杖，載塊，繫縶於甲列，旗幟終夕，秉炬嘯指，呼欲往吳家放火，警殺吳家，怒懼，高備，則持月餘，怒鋪兵不拆，示遜角，則麻索吊縛，憾本已善，則則任毆打碎，巡檢之驕悍，狼狽而走，截知縣之舟，致中宵而道，尤可駭者，臺府行下，追究仍從，斷航匿舟，截人往來，嗚呼，聚所養亡命，徐百九等與官為敵，其意叵測，不至生變，亦止也。前後官司，非不憤其無狀，蓋慮一觸其怒，則相持而起，所以養癰護疽。

以至今日潰裂而不可遏設非邵侯嚴明筆墨豈有方畧坐縛渠魁寘之於獄則十里之內已迫蕭牆其患有未易言也根莠不除終爲禍根虎兕出柙外將誰歸所合照本州所申及法官所擬從絞刑定斷當職尚矜其愚欲全其一線生路姑與減死一等決脊杖二十剝配三千里遠惡州軍拘錮土牢鑿鐵錮鎖門高具存亡申本司仍責牢司軍令狀及監臨官狀不許逃走牒本州照斷仍備榜曉示所申鄭淮等取受併催根勘結斷訖申仍備申尚書省

殺人放火

蔡父軒

楊珪一家為兇徒焚殺其禍甚慘本州指張千五葉萬一為行

燒

兇之人又指灰盡中二骸為二人行兇情節何所證據此是億

度之說二人于楊珪家有伺寃讐而為此慘酷縱使有之何為

無行兇之具又不酬價于馭人之傍而死于僻遠之厠屋又安

知不是別有人行兇併二人而終之本州不跟捕正賊致楊珪

經部有詞乃欲戮尸以塞責使其非二賊則既為所焚又復戮

尸不亦寃乎使其果二賊則尸既焚矣又將焉戮設欲碎其骨

亦須審其為賊而後可如楊千五乃楊珪所訴之人亦不見根

勘有無情節又稱欲將楊珪等送獄且死者寃來伸乃欲併生

者箝制以滅口，爲巡尉隅保之計，則得矣。如死者何？本司昨行
下令州縣，多出賞錢，堆築緝捕。今乃只監隅保出錢，官司惟恐
傷及毫毛，似此具文塞責，不知賊何時可捕，備擬行下牒，知郎
督意盜賊嚴行捕捉，限十日申俞縣尉，不留意捕盜，縱使殺人
放火，乃創爲戮尸之說，爲搪塞之計，可謂不職之甚。照已行案
批書，如更不用心，別議施行。

捕放生池魚倒祝聖亭

蘇文軒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趙時消身爲宗子，獨
非王臣乎？恃其奸猾，敢肆兇暴，輒受葉森財，爲聚集兇徒百十

爲群擄持兵器劫取放生池魚又喝令方百五等八人拽倒放生亭打破祝聖石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凡有血氣孰不憤駭非太不恭而何送案具檢併申太宗正司取指揮葉森以一頑狡民戶累經戶部運使斷罪編管乃敢用財買使趙時增聚衆劫取放生池魚又自聚集持杖會合從吏乘勢打壞祝聖亭碑情理巨蠹決脊杖十五刺配温州牢城方百五徐富陳六魏百三係持杖隨從打壞祝聖亭碑之人各決脊杖十二編管隣州牢固拘管僧介英叶謀停著殺猪犒衆情理尤重勒杖一百毀抹度牒編管隣州只今帖州院解上本司斷仍備榜市曹

一狀兩名

蔡久軒

本是夏千一先作夏時當名今又作夏申名可見姦猾及至喚狀又逃避不出就保識人名下押上取問仍榜示應今後投狀人不許作兩名如作兩名者開拆司並不許收受

把持公事欺騙良民過惡山積

宋自攷

唐黑八與蔣黑念二兩人同把握二水一縣民訟權柄過惡如山恣嗟盈路今州安陳昌嘗是特小事只詳來自如一詞讀之令人悲酸此郡吏強之名聞於天下重以此兩虎分霸在鄉在市若不剷除吾民其爲魚肉矣唐黑八枷送衡陽縣勘詞人隨

司仍榜本州照蔣念二例召被害人陳訴併牒通判帖職官受
民訴繳申蔣堂黑八枷項并蔣百二唐九二同狀首唐自如及
交唐少四并案祖帖押下衡陽縣照勘限三日具申

檢法書擬

唐梓小人中之狼虎也始者以騙賭博得富室不肖子袁八錢
八千貫成家增長氣勢交結公吏計會父役私置獄具縱橫鄉
落不惟接受民戶白詞抑且自撰白狀以飽溪壑之欲或誣人
閉糶徑自收縛唐正二騙去錢四百貫而後已或以停着益客
收捉蔣七三騙去銀五百貫而後放或誣賴染戶取羅騙去蔣

四六錢六十七貫而後休、或許稱有文引勾追證對公事、捉縛
蔣四八騙去十八界官會三百貫、或因民訴到官、及執陳德一
唆使捉縛騙錢一百貫、其他如諸唐諸蔣被其妄生事端、捉縛
或取受錢三百十貫、或六七十貫、不可勝計、以至謀奪隣舍、表
五七屋業、妄執其與婢使通姦、收捉本人而割去其耳、件件違
法、事事兇強、州縣公吏皆其親故、被害者莫敢誰何、如唐自如
等所陳、具有其實、總計贓錢一萬一百一十八貫、零、松之雜犯
死罪唐梓一死有餘、欲且將唐梓決脊、故二十刺配廣南、遠惡
州軍、仍藉沒家財、永鎖土牢、不放唐百一唐百二濟父之惡、蔣

百二爲強惡爪牙，凡唐梓平日捉縛平民欺騙此三人者無往不俱。欲將唐百二各決脊杖二十，配千里，併未鎖。將百二決杖十七，配一千里。監贓趙秀本是官妓脫籍，與唐梓爲小妻。凡悖入之財皆其收掌，及事敗露乃敢挾厚貲爲之行用。欲決背杖十二，押下雄楚寨與戍兵射給多中者爲妻。袁萬一爲趙大姐搬挈衣物寄附，後能自督欲勘杖一百。唐九二係唐自如被逼買屋錢主無罪可科，欲並放。

斷

宋自牧

唐梓撰造百端詞訟騙奪一方善良貪虐甚于豺狼兇暴烈于

虎豹公吏惟所號召州郡爲其控持今獄官所勘法官所擬僅
得其一二爾其最干繫一方利害者所交所結無非徇私作敵
作使皆聽指揮平時則推肌剝髓不遺秋毫有事則挑發激舉
欲邀功賞方當割平峒寇之後正是安輯人心之時若不殺草
除根必至養虎遺患原其積惡雖高死不足贖若更謀心尤三
尺所不容姑照今法官所定常刑不欲于平世更施重典引上
照斷仍報本司請備榜曉示

合謀欺凌孤寡

胡石壁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一則曰哀此羸獨再則曰不敢侮于鰥

寡蓋謂荼獨寡之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故發政施仁必先于此今觀阿賀所陳豈非所謂窮而無告者歟內而宗族親戚外而鄉黨隣里不能相與扶持而乃群起而欺凌之或搶奪其財物或占去其田產或抑勒改嫁磨牙搖毒不奪不厭阿賀以一未亡人其能勝群凶之虐哉幸而權縣灼見姦謀爍金之口不得以惑詳閱所判是非曲直了然目中無復餘蘊矣但一行情狀姦狡如此此王法之所必誅今既見其情而司畧不及傷其毫毛則小人何憚而不為惡哉惡惡而不能去此郭之所以亡也善乎然明之告子產曰愛民如子見不善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吾儕爲政固當以仁爲本然保姦留
慝以害善良寧不爲吾仁之賊乎帖縣于內點追緊要入由解
照條施行餘人並放縣押上科斷庶幾自今以往姦民知所懲
而鮮寡弊獨有所恃以自安矣

假偽

假偽生藥

胡石壁

大凡市井罔利之人其他猶可以作偽惟藥餌不可以作偽作
偽于飲食不過不足以爽口未害也作偽于器用不過不足以
適周未害也惟于藥餌而一或作偽焉小則不足愈疾甚則必

至于殺人其爲害豈不甚大哉昨日買菓溼茄一兩于市此乃至賤之藥所直能幾六鋪供應各當一錢六分內李百五所供不特陳腐細碎而草搜復居其三分之一于賤藥且如此况貴藥乎供太守者且如此况百姓乎前後誤人性命蓋不知其幾矣勘杖六十枷項本鋪前示衆三日仰歸求宋清傳觀之學其所謂遠取利之道仍備榜門、

鬪毆

因爭販魚而致鬪毆

翁浩堂

照得所在城市取鬻之利盡爲游手所專而田里小民皆不得

著手凡服食所須無一不出于田夫野叟男耕女織極其勤勞
所獲不過錐刀之末而倍蓰之息乃歸之游惰之人此曹百十
爲群互相黨庇遇有鄉民鬻物于市纔不經由其手則群起而
攻之衆手揜打名曰社家拳其無忌憚爲最甚當職得之于目
擊者如此曾不思逐日口之所嗜身之所衣果出于城市之民
乎抑出于田里之民乎既知其出于田里之民則吾何可疾視
之何可欺凌之乎今潘五十二黎七雖均爲販魚然潘五十二
係居城中以此爲業黎七係是耕夫間一爲之潘五十二終歲
專其利素無養魚之勞獨享賣魚之利疾惡黎七既毆于賣魚

之際其不仁亦甚矣黎七一村夫耳豈能與游手爭勝負于市廛之間哉雖無所傷亦不可不示薄罰潘五十二決十五但黎七雖是村夫然執獲之間亦口辯必非質朴之人交爭之端亦必自有以啓之寄杖十下後犯定斷

賣卦人打刀鑷婦

男女授受不親正欲其別嫌也男不許共女爭亦懼其以強凌弱也今阿張借繳固之末技以資助衣食王震挾課命之薄術以浪遊州縣一日適相邂逅於旅中王震乘其酒興令阿張繳固而阿張不從遂至交爭竊念阿張爲貧而爲此等生活亦不

過施諸婦女輩耳。王震若果有意於拂拭頭面，其他豈無刀鐮之徒？况王震自號曰時運先生，亦須稍識義理，何爲酒醉不檢，勒令阿張繳回，拒嫌不允，又從而辱罵之？其情理可謂強暴。白書通衢，有此光景，頗關衆怒。又喚上鄰證供責，就中最是阿姚所供明白可信，則是王震酒醉欺凌阿張分曉。今爲見阿張初無深傷，其王震量決竹篋十二只，今押出門，餘人並放。

賭博

因賭博自縊

潘司理擬

照得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於衢州南市樓上開置賭

坊樓下開置茶肆以妻爲餌徐慶三何曾一王壽余濟皆與踰
濫與以錢物群聚賭博實爲欺騙淵數水寒冰生醞酸納聚至
其家者前後不知其幾今年閏月十六日晚有鄭厨司誘至陸
震龍其時有留仍孫陳暹等十一人次第而來支乙與鄭厨司
揚排軍商量遂出賭博具下場賄有余濟陳通者聞風而至亦
與賭博一時余濟等能將骰子兩隻當留六兩面大采靠擲或
下枚人喝撓不與陸震龍理贏下枚遂致陸震龍輸過帶來舊
會二百五十貫其陳暹等贏過之數各有差支乙等取過頭熟
亦各有數及既二鼓陸震龍又自家中辦到舊會一百五十六

貫復與余濟等賭博支乙再出賭具在旁下枚其余濟等常留五六靠擲共騙贏陸震龍一人錢物陸震龍既輸帶來之錢又以汗衫褐襖典當賭博得官會三十五貫既輸之餘又多輸官會二十貫遂剥皂褶拋當於余濟邊其余濟等騙贏陸震龍官會亦各有差支乙等討取頭熟各有其數陸震龍前後共輸馬會四百六十一貫爲余濟騙贏者一百五十貫爲賈仍孫騙贏者四十貫楊排軍騙贏者七十貫陳暹騙贏者四十貫章千五騙贏者九十貫鄭厨司騙贏者三十貫支乙與鄭厨司將萬二徐元一討取頭熟前後共三十一貫陸震龍深夜欲歸無衣可

看支乙乃與招擔就余濟借皂梢與之披晉以歸支乙急欲陸震龍贖當還錢既恐以無錢還時我定到你家取討又恐以看取無時只得經官論取取之既急恐之又甚宜乎陸震龍討出無聊在家自縊而死其父陸庭堅所訴謂陸震龍歸家哭泣稱被支乙等騙割文錢去住不得此語是矣余濟身在衢州州獄欲免拷訊曾許郭振以官會三百千雖未分付然郭振求賂之心蓋可知矣夫藥骰子騙人出於一人之手而衆人爲之犄角今余濟等數輩各能留五留六靠擲欺騙贏錢則與用藥骰子何異陸震龍欲不輸得乎輸錢既多無所措畫欲不死得乎財

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豈能存是支乙余濟等雖不殺之勢實致之死地今支乙等既已招承欲具情節申

斷

蔡父軒

余濟販鹽惡少自將官會二千貫就本州承買進納將仕郎誥善墳恃此專一欺騙善良爲一州巨蠹其在支乙家姦淫其妻就爲窟穴知陸震龍有錢可騙既合謀設計誘之使賄又作套坐擲使之盡輸甚逼迫之窘自縊而死則是其縊即余濟縊之也其死則余濟死之也女媮之徒動輒十數爲群以賄爲名欺騙取財此等風俗安可不戢在法恐迫人畏懼致死以闢殺論

余濟造謀恐迫陸震龍致死正合上條在法進納將仕郎犯關
毆人折傷以上者不在當贖之例余濟所承買將仕郎不該聽
贖合照條定斷姑臧等決脊杖十二編管一千里牒州追索將
仕郎誥赴司支乙以妻爲貨合謀欺騙杖一百編管隣州留仍
孫決竹筴二十押下州縣聽贖一年陳通陳暹牒州各杖一百
刊落名糧拘鎖外寨鄭厨司楊排軍各杖八十降移外寨

禁賭博有理

方秋崖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賭博終而盜賊始而嬉戲
終而鬪毆始而和同終而必爭敗事喪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

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責信必者當職之令有敢徂於習俗視爲故常官有明條決脊無容恕備榜曉諭輸錢人自首特原其本罪追還其錢却將贏錢人依條斷令

自首博人支給一半賞錢

胡石壁

本府嚴賭博之禁與禁盜同蓋以賭博不已必至爲盜故也而曾細三等乃公然犯令本合一例科斷且以近常立賞許同徒人告首今曾細三能自首而熊幼乃不能曾細三免罪仍支給一半賞錢仰當廳領賞擔往諸廂叫報市民曰自首賭錢人曾細三請到賞錢幾貫仍以此寫紙旗一面插在擔上庶幾人人

相勸熊幼扶一百枷項令衆候犯人替衣六二係開櫃坊停止
賭博之人杖一百編管隣州仍拆毀停止去處蔣六蕭二雖未
曾下賭博然袖手旁觀意果安在各杖八十故其賞錢熊幼衣
六二均監

宰牛

宰牛當盡法施行

胡石壁

牛之爲物耕稼所資舉天下之人得以含哺鼓腹左餐右鬻仰
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者皆其力也朝廷以其有功於生人甚
大故不以他畜產待之特嚴宰殺之禁當職起身田間親見其

服勤來耜之苦尤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是以於到任之初首先開坐條法備榜曉示將謂民間已知警畏不敢犯於有司而數日已來聞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間公然鬻賣遂密切遣人緝捉及至捕獲原來不但在郊關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復滔滔皆是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

屠牛于廟

劉後村

國家三歲始殺一牛餘外別無殺牛之條使神其有知其肯歆此祭乎云云

宰牛者斷罪拆屋

劉後村

劉崇不預鄉書、願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檢、又不畏憲綱、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崇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將劉崇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為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杖蔓劉崇、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將劉崇酒坊肉店、日下拆除、

妖教

蓮堂傳習妖教

蔡父軒

按勅喫菜事魔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絞從者配二千里不以
赦降原減二等又勅諸夜聚曉散以誦經行道爲名男女雜處
者徒三年被誘之人杖一百又勅非僧道而結集經社聚衆行
道各杖一百法令所載昭如日星今有犯上勅令而又橫斂衆
財擅行官法假立官品自上名號如張大用者其可恕乎當司
職在觀風方欲嚴行禁戢而張大用者自因縛打羅湖院僧事
敗到官是天厭其惡使之敗露今詳案款其罪有七傳習魔教
詐作誦經男女混雜罪一巧立名色曾取錢米假作獻香強入
出售罪二自稱尊長自號大公聚衆羅拜巍然高坐罪三布置

官屬掌簿掌印出牒陞差無異官府罪囚假作御書誑惑觀聽以
此欺詐多取民財罪五甚至撰爲魔術陰設姦謀疾病不得服
藥祖先不得奉祀道人於不孝陷人於罪及罪六擒打僧徒藏仇
鎖縛呼嘯儔侶假作軍裝橫行外地自己可駭公然管押入京
出沒都下罪七置無磚席胡跪膜拜則有金雞仰面之稱設無
磚牀男女混雜則有鐵牛犁地之醜聚會不法不道徒當實繁
嘯聚成屯究其設意不無包藏禍根不除將爲大害張大用係
爲首人決脊杖五十剌面配二千里州軍牢城照條不以赦原
劉萬六係次爲首人決杖三十不剌面配一千里州軍牢城李

六二借稱大公子慶二借稱主簿並勘杖一百編管鄰州差官
錄問訖押赴本司斷夏道主乃敢於靈芝門外聚集免根究帖
縣逐出州界張五十李道免根究日下改業所有上件三處愆
堂帖縣改作爲民祈雨賜去處並從側近寺院差行者看守其
會下說誘脅從之徒初非本心亦非素習無問已追到未追到
已供攤未供攤等人並免坐罪更不追喚仰日下改業邪習仍
爲良民歸事父母供養祖先以保身體以保妻子以保生理如
再敢聚集定行追斷帖引巡尉隅保常切覺察遍榜諸州縣

痛治得習事魔等人

吳兩版

白備載於法已成者殺黃巾載於史其禍可鑒饒信之間小民無知爲一等妖人所惑往往傳習事魔男女混雜夜聚曉散懼官府之發覺則更揚其名曰我係白蓮非魔教也既喫菜既鼓衆便非魔教亦不可况既係魔教乎若不掃除則女不從父從夫而從妖生男不拜父拜母而拜魔王滅天理絕人倫究其極則不至於黃巾不止何况紹興間饒信亦自有魔賊之變直是官軍勦滅使無類方得一了若不平時禁戢小不懲犬不戒是罔民也今照通判所申道主祝千五尖脊杖十二刺配五百里祝千二十三祝百十四各杖一百編管鄰州阿毛杖六十以

爲婦人無知者之戒阿何責付其兄別嫁私庵毀拆如祝十二
十三祝百一庵舍或有係墳庵因而置立則去其像或有係神
廟因而會聚則問其所事若血食之神勿去如或否則係素食
之神不礙祀與者移其神於寺舍而去其廟牒通判錄問訖行
仍請備榜

淫祠

不爲劉舍人廟保奏加封

胡石壁

竊惟世間恠誕之事有必待祭之而後知者有不必察之而可
知者必察之而後知者欺我以其方者也不必察而可知者罔

我以非其道也。今觀劉舍人之救護網一事，真所謂罔我以非其道矣。夫鬼神之事，本自難言。聖如夫子，尤所不語。愚也何足知之。然求之深遠，則難窮。求之淺近於夫子，則易見。姑請會其遠且深者而言其淺且近者可乎。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聰明正直而一之謂神，是神也。在天則爲星辰，在地則謂河嶽，而在人則爲聖帝，爲明王，爲大賢君子，爲英雄豪傑。其大者足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小者亦莫不隨世以就功名，書簡冊而銘彝鼎，彼其生也，既有所自來，故死也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古人所謂聖人之精氣爲鬼者，蓋如此也。雖

下如伯有之鬼亦必從政三世用物也弘取精也多所憑者厚
然後能爲厲其國至於其他蚩蚩之民則不過與草木俱腐而
已死縱有知且不免於若教氏之餒果何自而能靈劉舍人者
本一愚民以操舟爲業後因衰老遂供洒掃之職於洞庭之祠
遇有祠禱者則假鬼神之說以惑感之亦既多言豈不惑信於
是流傳遠近咸以爲神及其死也巫祝之徒遂以其枯朽之骨
臭穢之體塑而祀之又從而爲之辭謂其能興風雲神變化凡
怪物以驚動禍福其人其始也不過小人崇奉之至其久也雖
王公大人亦徼福乞靈於其前矣又爲之請封號請廟額鼓天

下衆而從之矣。嗚呼！抑何弗思之甚耶！使其在數千年之前，非時人耳目之所接，則猶在可疑之域。今其死未及六、七十年，老商猶有能識其面者，數十年前其顧主猶有存者，彼其生尚不能自給其口腹而衣食於人，其頑冥不靈亦可想見焉。有既死之後，反能爲生民捍大患禦大災者哉！蓋萬萬無是理，且吾夫子嘗有言曰：鬼神爲德，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又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則所謂鬼神，雖同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而實非如人果有形迹之可求也。今舟人所陳，乃謂楮祀之項，目擊旗幟滿空，上有劉字，信斯言也。則夫子爲欺我矣。

齊東野人何所知識語言謬妄豈足憑信假令恍惚之間果有
所見亦由所守易於內故所觀變於前如李廣之石如虎樂令
之弓為蛇龍秉義之所會雖不異於危從政之所申然祥符天
書之降宣和天神之現雖號為一時賢者猶不免同聲以傳會
之而今乃取一武弁之言以為證是誠借聽於孽而問道於盲
矣况劉之建祠于湘受爵于朝迄今已數十年商賈之賀遷邵
縣之貢輸士夫之遊宦凡為泛舟之役上下於江湖間者莫不
奉牲奉醴進禮廟下而後敢行若其果有神靈則皆當為之拘
蠶豎蠶蛟蜃鞭逐鯨鯢號令風伯彈壓水神使沅湘無波江水

安流祥風送駟棹夫奏功瓊無驚端如瀉之厄然後食於其土而無愧今問諸水濱則葬於江魚腹中者殆無虛日其作神羞亦甚矣而乃指所全三十艘以爲功是何以異於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以爲勞績乎設或異時果能假東南之風以助赤壁之捷假風鶴之聲以濟淮淝之師則又將何以報之論至於此正使劉舍人聞之亦將垂頭喪氣伏辜謝罪之不暇尚安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哉其楚產也楚之俗實深知之蓋自屈原賦離騷而九歌之作辭旨已流於神恠其俗信鬼而好祀不知幾千百年於此沅醢入骨髓而不可解者豈獨庸

人孺子哉雖吾黨之士求其能卓然不惑者亦百無一二矣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正於守道君子是望亦從而曲徇其說則百
姓愚冥易惑難曉女巫男覲乘輿與妖自此湖湘之民益將聽
於神而不聽於人矣卜疾病者謂實沈臺駘爲祟入山澤者唯
魃魍魎是逢神降于莘石言于晉民神雜揉疵厲荐臻用人
於次睢者有之娶女爲山嫗者有之民聽一濫何所不至其爲
此懼於是自守郡以來首以禁絕淫祠爲急計前後所除毀者
已不啻四五百處儻更數月不以罪去必使靡有孑遺而後已
今不敢二三其德以強奉崇臺之命又近得名公所謂對越集

者讀之竊見其間施行有適相類者是則我心之所同然明公
已先得之矣尚何言哉謹以固陋之見冒昧申聞併將諭俗印
牒一本繳呈伏望明公特賜嘉納焚之廟中使此等淫昏之鬼
有所愧懼榜之廟前使世間蠢蠢之人有所覺悟其於世教實
非小補

非勅額者並仰焚毀

胡石壁

夏禹爲古帝王功被萬世徵禹吾其魚乎之嘆豈獨發於劉子
而已凡盈乎天地之間爲人爲物所以得免於懷襄之禍至今
生生不窮者孰不知其爲禹之德也載在祀典冠于群神齊明

盛服以承其祭祀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誰敢侮之狄梁公毀淫祠一千八百餘所獨存四廟禹其一焉蓋以彝倫攸敘之功不可忘耳當職豈不到此哉但以今世蚩蚩之氓不知事神之禮擅立廟宇妄塑形像愚夫愚婦恣意執贖女巫巫男現實祀淫昏之鬼以惑民心姑假正直之神以爲題號若今所謂禹廟其名雖是其實則非也豈可墮乎小人之奸哉應非勅額並仰焚毀不問所祀是何鬼神仍榜地頭

先賢不當與妖神厲鬼錯雜

孔明盛德不敢忘之者豈惟王通氏而已千載之下凡忠臣志

士孰不聞風而興起也當職每讀其出師兩表未嘗不爲之掩
卷流涕尤原可作雖執鞭爲御亦所甘心何愛一掾之全以奉
百世之祀哉且攷蜀志昭烈收荊州孔明以軍師中郎將駐臨
燕督零陵挂陽長沙三郡是時邵陵猶隸零陵車轍馬跡未必
不常往來于此於焉廟食夫豈無因然今觀道旁所立之祠爲
塵湫隘豈足爲高卧之草廬所塑之像齷齪庸陋又絕無長嘯
之英氣加以妖神厲鬼錯雜後先田夫野老裸裎左右假令牲
豢肥腴菜盛豐潔祝史矯舉以祭雖馬醫夏畦之鬼亦將出而
吐之矣謂孔明享之乎縣尉所陳蓋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至於

援引武學配饗之例以明其祀事不當在吳蜀之分此說尤爲未然夫有天下者祭百神自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凡德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無不載之祀典若諸侯則止得祭於其地者晉祭河魚魯祭太山楚祭雎漳河漢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今而曰天子所祭舉天下皆可祭之三代命祀恐不如此若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固有得於東坡之餘論矣當時潮人作昌黎新廟於州城南期年而後成則上棟下宇之制亦可想見雖丹楹刻棟聰明正直之所不事然斯人也既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天下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祀猶恐不能使神之格思若明宮
齊廬上雨旁風牲酒瘠酸取具臨時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則昌
黎嘗謂南海之神不肯飲享矣潮人其敢以此事昌黎乎縣尉
謂孔明之神恐亦如是吾不知邵陽之祠視潮陽之廟何如也
孔明嘗有祠在衡陽蒸水上乾道間常平使者范君成象搜訪
舊跡得廢宇事蒸彝中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南軒張先生作
文以記其事然則廟貌之設其可苟乎縣尉欲存此以致敬而
不知適委之蒸彝又所不可議案契勘近城內外別有燕武侯
祠宇如別無之即命畫工求真像用絹圖寫一本仲春秋祭祀記

于府學先賢之祠使朝夕與之處者皆升堂入室之高第而淫
昏魍魎之輩不得以亂之春秋尸其祭者皆冠冕佩玉之君子
而妖冶魅醉之巫不得以瀆之如此則庶幾不為神羞矣所有
見存敝祠合行毀拆仍榜地頭

計囑勿毀淫祠以為姦利

胡石壁

本府毀拆淫祠、整葺鋪驛、蓋尋常州縣間、遇有修造、皆是科役
村保、召集鄉夫、望青採斫、其為民害甚大、今本府只欲不擾而
辦、故慮無益、以作有益、無害於民、而有補於官、實為兩便、而愚
夫無知、惑於鬼神之說、輒多端以沮撓之、當職去年諭俗榜

文其所以開明人心非不甚惡何爾民之惑也滋甚且自當職

祇

到任以來拆淫祠不知其幾若使因此而獲戾于上下神祇則何緣連年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降康降祥及遠過於往年以此觀之則淫祠之當毀也明矣鄉二十二平時自稱神老憑藉此廟誑惑鄉民以為姦利一旦見官司拆毀深恐失其所依遂欲哀歛民財計囑官吏以存此狡兔之穴此等姦民何可不治勘杖一百餘人並免根究放但昨據本尉所申謂阿李等聚集三十餘人各執器械趕殺弓手保正若果有此事則其罪當何如今據客人所供原來却是

恣地弓手保正意在求勝鄉民故張大聲勢驚駭聽聞縣尉又
不討仔細便行乞追捕若使本府信其偏詞輕易施行則一鄉
雞犬皆無孑遺矣帖縣追保副姜全弓手王瑀各杖六十以爲
妄申官府之戒

淫祀

寧鄉段七八起立恠祠

范西堂

狄仁傑持節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李德裕觀祭浙西除淫祀
二千一十所前賢所爲大槩爲風俗設也伍倫易會稽之俗宗
均移辰陽之風一出於此假鬼神以疑於聖人所必殺後世反

憑以爲徼福之用，愚亦甚矣。昏淫之鬼散在荆楚，習尚尤甚。禮已亡矣，君不禁止，此無乃其戎之先乎？近有白劄子，指言寧鄉段七八，因劫墓事發，禱神得免，竭力爲相，奉于水濱，謂之東沙文皇帝，此何神也？夫祭祀之典法，施於民則祀之，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東沙之神，何功於民？乃立廟祀，據本縣體究回申，朱書奉命埋狀屋下，更相詛咒，專行巫蠱之事，廟非所當，今棟宇宏壯，圖像炳煥，愈爲民惑，割羊刺豕，日享血食之奉，此猶可也。用人於臺社，必有周公之所不享者，豈容聽其滋長，以爲風俗之害？行下尉司，一切焚毀已。

據申到犁庭掃穴悉付熒火尺椽寸瓦不復存在楚之爲俗在於巫風父其日美牢不可破耐有定力不惑於衆以身行之可爲善俗之助亦古之所謂賢德者也段七八決脊杖五十刺配武岡軍併家口押發置在廂軍使之改業縣尉發門陞狀

行下本路禁約殺人祭鬼

訪聞本路所在鄉村多有殺人祭鬼之家平時分遣徒黨販賣生口誘畧平民或無所得則用奴僕或不得已則用親生男女充代鬻割烹炮燒備極慘酷湘陰尤甚淫昏之鬼何能爲人禍福愚俗無知一至於此朝廷條令自有明禁官司玩視又不奉行

致無忌憚來歲閏年所合申明禁戢除已密切差人體探錄今
仰諸縣巡尉常切跟緝知縣尤當加意應有淫祠去處並行拆
毀奉事邪鬼之家並行籍記四路採生之人並行收捉鄰甲照
已排立保伍互相舉覺賞錢三千貫仍許諸色人陳告如有違
犯不分首從並行凌遲處斬家屬斷配家業抄籍充賞如官容
縱本司體探得知定將知縣并巡尉投劾當行人吏決配鄰人
保正隱蔽一體施行仍錄榜曉示

誑惑

劉良恩占充廟稅

假鬼神以疑衆，自有常刑。劉良思元充廟祝，偽作神降，破獄出囚，妄以神力所致。州縣根勘，自當從條。一時姑息，編置隣州，可謂漏網。今又輒敢逃歸，仍前在廟占據，神祝意在生事，倘不懲戒，疑惑群聽，爲禍必大。合決脊杖二十，刺配千里，別擇信實人充。

約束諸廟廟祝

照得凡是廟祝，無非假鬼神以疑衆，未欲盡行罷逐，自後應縣官朝拜，只仰備辦香燭，不計擅自祝白在外，輒敢妄言禍福，誑惑愚民，定昭約束，懲斷。

說史路岐人仵常掛榜縣門

仵常遠鄉恠民言偽而辯鼓惑衆聽此真執左道以亂政之人當職到官首行戒約今輒大張榜文掛于縣外與本縣約束並行曉示肆無忌憚自合懲斷且以正且與免行刑只今押出本縣界再敢入境勘杖一百令衆無恕

巫覡

巫覡以左道疑衆者當治去人惑於異者亦可責胡石壁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疑衆殺古先聖王豈樂於殺人哉蓋以其邪說詖行足以反道敗常詭計姦謀足以階亂

稔禍故不容不嚴爲之禁也楚俗尚鬼其來已久而此邦爲尤甚當職正欲極攘却詆排之力毀淫昏妖厲之祠開明人心變移舊習庶幾道德風俗同庶民安其田里無或譸張爲幻以于先王之誅而黃六師者乃敢執迷不悛首犯約束觀其所犯皆祀典之所不載有所謂通天三娘有所謂孟公使者有所謂黃三郎有所謂太白公名稱恠誕無非魑魅魍魎之物厭勝咀呪作孽與妖若此者真所謂執左道假鬼神亂政疑衆者矣若不誅鋤一二以警動其餘則異時傳習日滋妖詭者甚埋祠人以造蠱用生人以代犧何所不至哉宜仰國禁毋俾世迷姑以

榜示之初恐未聞知之未徧未欲重作施行且從輕杖一百滿
管鄰州其烏龜大王廟帖縣日下拆毀所追到木鬼戲面等並
當廳劈碎市曹焚燒但李學諭既為士人當曉義理豈不知人
之疾病或因起居之失節或因飲食之過傷或因血氣之衰或
因風邪之龍襲但當惟醫藥之是急不當於鬼神而致疑而乃謂
其父病之由起於師巫之呪釘神之脇則父之痛在脇釘神之
心則父之痛在心此何等齊東野人之語而發於學者之口哉
當職於其初詞已嘗訓以傳奕之事尚不通曉而又見之所供
胸中所存亦可知矣其何以訓諭諸生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無乃不可乎牒學且與罷職請教授勉令篤志學問無使後爲異端所惑

提刑司押下安化曹萬勝訟曹九師符禁事 范西堂
假於鬼神以疑衆者殺此聖人之格言也曹萬勝狀論曹九師
將一家年命埋廟中以興災患係是王鬼三憑神報知就廟搜
尋果有鐵符在內準提刑判下則曰邪巫惑衆豈可不治遂送
縣追曹九師根究據知縣所申則曰巫蠱在廟王自爲之啓其
終訟罪當坐王然曹以師名王以鬼名二者皆假鬼神以疑衆
者也不可偏恕各褫秩十二剝配鄰州不許放還餘人並放無

得再詞遣定懲斷

敗生口

禁約販生口

吳雨巖

前後販生口人專一來饒管下販賣或遇荒歉疾疫年分徑行掠去多是賣與求食人家蓋賣與良人家得錢少賣與求食人得錢多惟利是嗜直是不曾把做人看猶賣猪羊爾販生口掠婦女抑良為賤三項罪名並該徒配無知之人故意輕犯烹之多係福建路人當職正欲給榜約束忽有求食人鮑翁者入狀稱是帶人口過饒州在路被人奪去行下追究乃是樂平人口

李三娘并佛保因父母病亡被販生口人掠去至弋陽係牙人引賣與求食人鮑翁鮑翁因帶過饒州求食道遇李三娘佛保親兄識認喚取前去兄妹離而復聚家鄉失而復歸脫身風塵再為良婦此天憫之也鮑翁乃敢誣告妄詞可謂無忌憚最是引賣牙人方千七及原掠去人罪最重匣帖弋陽追上方千七勘問當來係何人引到當與照條施行其鮑翁帖樂平追來別行重斷仍監取鮑翁立領過錢復還李省二等別給榜下諸縣約束如有因四月入獻香興販生口及平時販賣者許諸色人告捉解官照條徒斷施行

匿名書

匿名榜連粘曉諭

翁浩堂

照對今月初二日據衙探收到匿名榜一道說知縣通關節緝苞苴董事當職伏讀不勝敬服必是此邦士友欲相警戒成就之羨意昔孔聖有言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俗諺亦云道吾惡者是吾師當職識淺才疎扶持劇邑已及一考催科決訟事目繁多豈無過謬當自兢畏至于關節苞苴日夜點檢惟恐有之今象示諭諄復述其始至之得防其後來之差數陳禍福明著勸戒此所謂於頂門上著一鍼真當職之師也所可恨者不割

以指陳乃匿名而標貼則恐非古人忠厚意耳當職厭諂諛而喜抗直惡偏私而樂正大今連粘原榜在前併備述心事曉諭使是非曲直昭然如日與此邦賢士大夫公議之故茲榜示冬請知悉

競渡

競渡死者十三人

蔡父軒

競渡一節法有明禁造意者徒一年隨從減一等此其條亦不輕矣汭口鎮赤白二舟之鬪其欲爭之心已積於二三日之間自汭口赤龍舟與泥塢赤船鬪一不勝而心已忿汭口赤龍舟

首持刃下船白龍船內張萬二余萬一又持刃在身將以慮之
此其以刃死聞之意固已萌孽於此矣兩舟既散之後赤龍舟
却爲李辛一楊童所激遂因舟求聞而舟道相遇小人一朝之
忿忘其身刃石交下赤龍舟偶以人多舟覆死者一十三人詹
百廿八詹萬十四李千三人皆有刀傷痕陳再四程千五邵此
八陳元三張六四詹細十七朱細十七葉四邵此小五楊童千
人皆有他物傷痕雖非致命然以此落水遂不能出從而溺死
則是十三人之所以死者豈非張萬二余萬一等之罪哉本縣
不早結解囚禁日久牽連淹滯當此歲暮各家老小奔走道路

饑寒可念當職入境此項詞訴最多所爭事既有因又有朝省
兩次咸降指揮則亦可裁斷張萬二余萬一不合以刃傷及詹
百廿八詹萬十四李千十雖非致命痕然因此溺水身死照咸
降赦恩張萬二所傷兩人決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嶺南惡州
軍拘鎖土牢月具存亡申余萬一所傷一人決脊二十刺配三
千里拘鎖土牢永不放還吳百十七王日宣爲首斂錢人是時
不曾在船上照條徒一年決脊杖十二仍編管五百里楊元一
丘省元周千八馬千十朱千十六潘詹萬六各持木杖爭鬪六
名各決脊杖十五配五百里內丘省元不合將刃下船雖不曾

用然意亦不善改配一千里散身刻船人楊萬七周省三蔣省
一朱萬十六金省四周千七朱再二周省一楊萬三楊省四各
供招行手內木棒船楫石頭在白船上混亂作鬧打蕩赤船上
邵些人等各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里詹省三是白船稍工勘
杖一百押出州界赤龍船上詹省十三陳再一陳再二及未到
人李幸一陳曾十七合照條科斷以其船內死人已多姑與免
斷白龍船上未到人徐興吳此十七徐辛一徐辛一吳省三鄭
萬四李辛六七名並係刻船之人各勘下杖一百案後收斷諸
葛六十官先以彈激開不爲無罪亦且免根究汭口監鎮張保

義不能禁戢競渡及連日交爭又復坐視致各人溺死可見不職對移本州指使仍牒本取解錄問照已斷施行

霸渡

霸渡

蔡文軒

勅諸津渡於深闊湍險之處嚇乞取財者以持杖竊盜論律諸本以他故毆擊人因而奪其財物者計賊以強盜論又勅諸強盜得財者徒三年毆人者配千里法令所載昭如日星姦民無狀輒敢冒犯鄭在九捉討過渡客人方太渡錢搶去麻布一疋及將方太等縛打正犯上項條令况其騙人財拆人屋各取銅

田渡錢八十貫罪犯非一而止豪據一方呼嘯朋儔肆為劫奪
往來之人被其害不能伸訴者何可勝計決脊杖十五配一
千里以爲霸渡害民者之戒朱再乙名爲訴鄭再九而所爭正
係爭奪據渡累代豪占決非善良搶取渡錢一節尤爲非理勘
杖一百放餘照廳所擬行下仍榜諸處津渡

曉示過船榜文仍移文隣郡

范西堂

近準安撫使司行關防姦細大段嚴謹見今冠在上流姦細往
來無非船隻訪問日來假作當職親故乘舟順下脫謾闖津深
屬不便移牒豐城以上沿流去處各請仔細譏察須憑照引用

州印者方實就以印文呈于牒後如遇船隻經過或有牌而無引或有引而無印印而非州並是假偽合行根究重與懲斷條印封記皆不在使縱非姦細客舟並緣影占稅物亦是違法聽作詐匿從倍稅施行其承局執引差出他所看引內不曾分明開具隨行物色亦是夾帶不應欲放行備榜峽江北津仍請沿流一體曉示

客人范景山訟益陽徐教練等打擔仗

到處渡頭結托無賴之徒騙脅客人要勒錢物稍不如意群然毆打無異劫掠徐汝德雖不在旁平時糾集此實主之當以威

力使人爲首客人非甚不得已豈能越數百里求直于官徐汝
德董十一各勘杖一百放

裴乙訴鄧四勒渡錢行打

裴乙過渡鄧四邀求因而作鬧游八鄧三殊無干涉故入生草
今之買撲津岸多是結集一黨破落無賴之徒遇有交爭群然
相助無敢與較此風最不可不懲今作鬧之端未欲鞠勘是非
當無兩詞扭拽經官中途勸解此意亦善但據鄧四賣出裴乙
對定文狀甚於放債戒厲既言裴乙通衆興販茶貨又言裴乙
自行裝載檐仗果如其說船沉茶貨自與鄧四不相干何敢更

以違法自來陳訴其實興販茶貨則有以入裴乙之罪自載擔
仗則又以脫鄧四之罪觀此文約非群兇相翼計議撰造以絕
裴乙之訟決不能如此可見姦駟然見今裴乙無所傷損不欲
盡情根究鄧四鄧三游八各杖十五餘人並放

約束張家渡乞覓

照得廣濟縣張家渡係是官民客旅往來之衝月納鐵錢不過
百貫初非重征之地訪聞監渡從客姦欺百出除納官錢之外
恣行騙脅甚者奪攘財物邀求收贖方肯付還違法已甚當職
居于隆興鄉人來熟知其弊去冬光州徐通判差人歸臨川自

有脚引輒敢毆打騙去官會兩貫文俟有公移別行追究官司
所差尚敢如此民旅經過何所忌憚今出榜地頭曉諭如遇被
害之人仰就本廳陳訴切待追上付獄根勘計從前所受過賊
先送法司指定解州決配斷不虛示除取合干人責狀外仰各
知委

私撐渡船取乞

撐船過渡人出薄少以酬其勞此固不免傳篙中流要勒錢物
情最無狀法亦不輕其與持仗劫掠何異又且自擅外避不伏
出官李二從輕杖一百押下本縣就地頭令衆十日自後水漲

橋斷合行措置再敢有違追上縣吏懲斷餘人並放

嚴四爲爭渡錢溺死饒十四

湖磧一渡係收官錢周寅出名攬撲嚴四出力撐載當饒十四落水之時周以病故不在渡頭無相及也饒十四過渡嚴四覓錢既用輸官所不能免但人收十七其數太多與以五文似未爲過二者亦得其平矣不應舟已離岸又復作鬧饒十四揮拳在先嚴四從而應之遂中其面檢官申上面有拳痕他皆無故饒之溺水起於嚴四却非嚴有意殺之也但登舟非作鬧之時中流非覓錢之地準法諸津渡人於深闊湍險之處恐嚇乞取

錢物者以持仗竊盜論不得財杖一百五貫徒一年五貫配本
城嚴四所須不過十七所得不過五文且以不得財論縱無他
故亦合從杖一百今饒十四溺水身死夫豈無因比附得錢五
貫尖脊杖十二刺配本城近準憲臺疏下照檢法所擬饒十四
面上係有拳痕嚴四與之作鬪是與不是本人下手饒慶祖不
伏書押格目兩官所定致死是與不是當原本情契勘饒十四
之來自有同伴嚴四所載亦多同舟十目所視衆證可據豈索
其父妄指傷損面上拳痕嚴四當官已行供認無緣可以辭其
責第溺水死則非其所料也嚴四照斷餘人並放隆暑郡合慮

囚稍可專決不敢淹滯庶幾獄事簡省不爲崇臺之累都廳備
詞申上照會差脫發回原任正以其不能稱職今乃具狀既請
正俸又請添支何不廉之甚如此縱回本任爲政可知備示本
官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四

清明集後序

清明集乃宋以來諸公判案之書自真文忠公
申儆官吏訖於懲惡凡爲類十四爲目百餘篇
笥藏

中祕世所希遺覩也吾

師鳳磐先生校

永樂大典自群集中表出之歲戊辰選奉

命安遼左辭謁先生且乞教乃手授是書選避席卒

業拜以請曰循是慎法庶擬讞不謬盍梓諸嘉
惠人人先生許可已自序其端選亦何敢以僭
贅夫法以弼教聖人之所慎也孔子萬世儒學
之宗刪書而載呂刑之篇贊易而繫噬嗑盍賁豐
諸卦之象晚脩春秋說者為孔氏刑書禮記得君
師之位當必施諸行事矣三代而下九章起於
蕭何而論相業者輒以刀筆少之世以刀筆少
何也儒者罕言法律之學而湯周羅吉之徒乃

接踵於漢唐茲無事之所以顧天也蓋天地以
春生而止之於秋然陽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則
積於空虛不用而一元生氣無時不存故天地
之大德曰生君相者體天地之好生以代理天
下者也

明興掃勝國之繁苛著

大明令以齊於前復作

大明律以申之後每上一條

酌定惟謹輕重比擬克協厥中自

祖宗以至今日

聖君賢相共相率循不敢略有增損可謂能體天地
好生之德而內外百執事其役志於法律者尚
鮮呂刑曰明清於單辭說書謂明無一毫之蔽
清無一點之汙然後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為
哲人清明集之作義或肇於是乎今觀集中於
民詳於勸於吏詳於規大都略法而崇教其忠

厚好生濼然在目不必履疆考政當時之治亦
可想矣先生時詣著作之庭

內典多所裁訂又日侍

經筵以資沃益而乃於宋人判楮手為集列如此則
於

當代法程可知也已他日贊吾

君以共體天地之好生而佐海內於稸福者如執券
矣斯世斯民不謂幸歟時戶曹丁君誠以軍儲

餉遼巡道劉君田以憲臬僉遼皆為先生所舉
士得相訂其訛以付梓人刻既成不知先生為
然否謹書以質之

昔

皇明隆慶三載冬月之吉

賜進士第山東道監察御史門人燕山盛時選頓首譔